

陈大禹剧作选

吴潇帆 整理

主编：王炳南

香港中国经济出版社

陈大禹剧作选

吴潇帆 整理

主编：王炳南

编审：阮位东

香港中国经济出版社

同学生在初中歲月、年過二十所歡
三海過、主行仙斗數、其果融融
少復劍南翁中表相逢、叙頭有
鳳、有情通、勿、半、途、呼、鎖、體、物、何
三、年、是、陳、大、禹、劇、作、選

黃典誠署





▲ 陈大禹之父陈耀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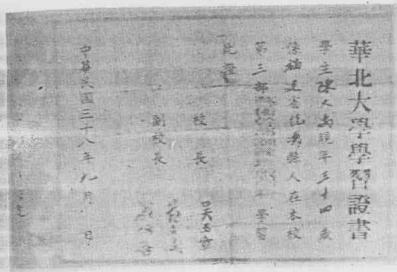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陈大禹之母叶英利



▲ 陈大禹先生和夫人吴满帆

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, likely a dedication or inscription.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, but appears to be a formal message or a commemorative note.



▲陈大禹1949年在华北大学的学习证书



▲陈大禹与演职员们在一起

目 录

书名题签.....黄典城

阿里山人（台湾历史电视连续剧）

——吴凤通事传奇.....陈大禹遗作
吴萧帆整理（1）

东渡飘泊记（十场古装歌仔戏）

.....陈大禹遗作
吴萧帆整理（57）

陈大禹生平简介.....王炳南（155）

录 目

陈大禹..... 陈大禹

(陈大禹)..... 陈大禹

陈大禹..... 陈大禹

(一).....

(陈大禹)..... 陈大禹

陈大禹..... 陈大禹

(二).....

(三)..... 陈大禹

〔台湾历史电视连续剧〕

阿 里 山 人

—吴凤通事传奇

陈大禹遗作
吴扬帆整理

人 物 表

唐山过台湾难民扶老携幼，男女结伴。

一 姑娘摆摆——幼年，青年。

二 满清官员——参将（有胡须）

三 另一官员

浪人头及两个浪人

四 高山老人——老番

清兵若干人

吴汀巽 苏有利 店伙 孙鲁

吴凤 众山族 兰佬 旗牌

阿穆 旗牌官 李炳 林凤妃

密高拉斯 南妮

山族妇女若干人

山族老人若干人

差官

五 王勇若干人

前 引

幕外歌：（插在下列图象中演唱）

“阿里山内树海深，
太古神木原始林，
猿啸鹿跃云雾锁，
龙荒开拓披荆棘。
山族见面称弟兄，
烟霞铸骨太古人，
鸟道倚天高无极，
穿梭往来似飞腾。”

俯瞰台湾阿里山，浩瀚林海，覆盖稠密，林涛暗鸟音，巍巍玉山的白雪压顶，显出原始森林的阴幽苍凉，林间有一批原始野人在攀藤飞跃，更带有一种神鬼莫测的神秘感。

叠印字幕：“清朝，乾隆年间，十七世纪大陆过台湾大开垦时代”。

山间瀑布飞泻，溪流蜿蜒而下，两岸农民在辟草莱、犁荒田、检草烧荒。

零落田庄，草棚瓦屋交错，牛叫犬吠，人烟袅袅。

田野。沟圳交错，阡陌纵横。海口成闹市，船桅如林，歌台水榭，骄商贵客，云集码头。

第一集 红女渡海

天空阴沉，大海汹涌，浪涛中有一穿红衣裳的姑娘在浪

里洒游，她一把揪过发辫咬在嘴里，发狠地向海浪洒去台湾。

远海的珊瑚礁上，一大群进退无路的难民拥妇抱子，呼天抢地的哀啼。有人站出呼唤：“众乡亲，同船同一条命，咱们要祈求妈祖婆保佑平安洒渡，寻着船来救人。”

难民们纷纷下跪，声泪俱下地合掌祷告：“妈祖婆保佑姑娘平安洒渡（缩成圆圈）。”

海岸堤上，两个满清官员用老式单筒望远镜在瞭望，那个有胡须的官员把望远镜递给另一官员：“唉！你看，真可怜，两三天就有一批偷渡难民被船家抛弃在外海珊瑚礁上，尽管朝廷禁旨五令三申，内地还是不断有人偷渡来送死。”另一官员正用望远镜瞄望：“都是天寿船家做失德，收人家的钱又不敢将人送入内港，半夜船到珊瑚礁就吆喝人客下船上岸，放在外海哀父叫母也没人应。”

有胡须的官员：“现在台湾是金山，蓬莱米一粒三钱重，草地田一年收三冬，啥人来拼啥人得，所以内地人不顾死活，相争来台湾耕作。”

另一官员发现她：“唉，海里有一个穿红衣的姑娘从外海洒来。”

有胡须的官员：“姑娘，插翅难飞，内海行船也要一二更水，人洒，沉下海底也没处找身尸。”

夜晚，海中洒水的姑娘已经神志昏迷，双臂机械地划着水，忽有一竹排驶来，排上浪人头提着灯，照见了，叫喊：“果真是一个姑娘，快撒网捞起来。”

码头石坎上，浪人头提灯旁引，两浪人用渔网加竹杆抬姑娘上坎来，转弯要进入竹扎的工棚，忽听棚内鼾声如雷，两浪人不禁惊呼：“阿里山番。”浪人头举灯照射，原来是一个高山老人坐睡在棚角打呼噜。浪人头招呼：“别怕，老

番酒醉，跑来工棚老猴吹洞箫，咱不惹他，他不会动咱，先让姑娘呕呕水要紧。”

两浪人把姑娘斜倚起来，一头搁在竹棚架上，让姑娘斜倒立，然后把她的双手来回伸张摆动。一浪人看看说：“牙关咬得很紧，看样子，没喝到咸水，是洒太久了，没气力。”

浪人头得意地：“这棵摇钱树，天上掉下来的，看来还是个红花姑娘，把她平放下来。”

姑娘被平放地面，慢慢喃喃出声：“外海礁石上许多人遭难，快去救人。”

浪人头：“免你挂意，有舢船仔去救了，那些星首，正苦寻不到人来帮他开荒。你命好，先上岸，回头带你去享福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吃饱唱曲子，逛玩耍……”

姑娘猛然翻身站起来：“不跟你们走，我要去找吴风爷。”

三个浪人都惊讶：“找吴风？又是冤家死对头，啊！”

冷不防，那阿里山老人闯过来：“找吴风爷，跟我走。”一把拉住姑娘的手，迤自往外走了。

三个浪人都呆住了，醒悟过来，两浪人拔刀欲追，浪人头拦住，三人聚语计议。

山野路上，老番拖着步履踉跄的姑娘走入草地，姑娘直叫唤：“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”老番还是头也不回地向前奔。（吓得兔逃野鹿跳）

到两人一棵大树下，老番放开姑娘，拔刀插地，伏到刀上听，姑娘不解何故，要询问，老番摇手叫她莫开口，俄而拔刀站起来：“有人马追来了，咱快上树。”老番一溜风上了树，姑娘艰难地往树上攀。老番着急地解开头巾，系好姑娘的腰，然后一杈上一杈地把姑娘提上去。“要攀这么高么？”姑娘问。“攀到枝叶遮住人的地方。”老番答。

树下路上，佩刀的有胡须官员带着两个背枪的清兵骑马疾驰过去。

树上高杈间的姑娘和老番相视而笑。老番指着后面路说：“还有三个社棍。”（即三个浪人）

背枪的清朝官兵骑马疾驰而过。

树下路上，三个浪人气喘吁吁地跑来，提刀带绳，准备抓人。此刻浪人头摆着手叫：“跑死人了，歇，歇，歇。”

三个浪人象烂泥似地瘫在树下。

树杈上姑娘有些担心，老番示意不要害怕。

在树旁骑马的清官和清兵又回转身下，勒住马。三个浪人急起迎接。清官问：“追不着，老番会不会把人带上阿里山？”

浪人头：“这难说，真上阿里山，请仙来也没他的办法，那林海别说进不去，进去了也出不来。”

清官：“你不是对阿里山很熟悉吗？你给我们带路。”

浪人头：“这不敢，我家只有我老祖父上过阿里山。自从吴风当通事，我父亲和我就只能等熟悉的山番下山买卖一点山货。听说阿里山有一棵几千年的神木，要上山都要带礼品去朝拜卜卦，树神允准，才能上山。”

清官烦躁地：“算了算了，你们这些饭桶，到嘴的肉还让人挖走……你说那姑娘好看吗？”

浪人头谄媚地：“明如月亮美如水，全海口找不到第二个。”

清官：“死马当活马医，找吴风去，他是阿里山通事，这件事他不管谁管，走！”一窝窝上路去了。

树杈上，老番带笑向姑娘：“让他们先到社口去撞墙，咱们下树到溪流边洗个身，喂饱肚子，慢慢才走回去。”

朝霞满天，老番和姑娘到小溪流边，老番卸下挂囊，脱下上衣，就迳直趟入溪中，涉水自洗。姑娘连衣趟下溪，蹲

下浸在溪水里洗。老番一声唿哨，一摆手立即上岸。姑娘把在水里飘的长发拧起，然后水淋淋上岸，抖着披发欢乐地：“洗掉一身咸海水，真爽快呀！”

老番坐草草丛旁，摆手让姑娘坐下，从挂袋中取出食物：“给你，芋艿、鹿脯。”全部给了姑娘，自己剥煮抖屑碎吃，快乐地看着姑娘吃。姑娘也毫无推让，接过食物吃起来，笑咪咪地大口大口吃着。

老番把头一斜：“你不象是刚从大陆来的姊妹。我是阿里山老番，你知道吗？”

姑娘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我的长辈，对我真好。”她坦然撕下一块鹿脯，亲昵地塞进老番嘴里。

老番欢喜得拉住姑娘的手跳舞：“你真是我们阿里山的女儿！”

社口村，阿里山通事公廨。

公廨门前埕，壮牛在树下吃稻草，牛车搁在门阶下，看来是山货装好车，汀巽和店伙将山货蒙上有“夏郊台行”标志的帆布在绑扎，汀巽边拉紧绳子边说：“看见这个夏郊台行的字号，人们就知道是阿里山山货。”

店伙：“阿里山族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十天半月就有这么一大车货。”

汀巽：“还有个人私留的零星山货不在这里头，能卖更好的价钱，我们不反对。”

店伙：“该走了，我套车，你给吴风爷说一声。”

公廨内。老而精壮的白须吴风正在伏案批阅文卷。汀巽进来说：“父亲，孩儿跟车去了。”吴风点点头，汀巽转身出来，吆牛车声运去。

老番妇兰老捧着两箱盒子过来：“这一箱鹿胶和一箱猴胶没有装车走。”

吴风：“那就先收着，等下一批定。”

兰老：“好些社商来打听有没有现货，说现在鹿胶和猴胶很行销，愿意出高价买。”

吴风：“这些社商江棍，真是水银泻地，无孔不钻，跟它斗一辈子了，他们还不死心。”站起来徘徊。忽然警觉地：“马蹄声，有大官虎来了，快把山货收进去。”兰老捧箱下。

外面清兵的喊声：“吴风通事，出来迎接参将大人。”公廨门前，吴风出门下阶趋候。

高踞马上的有胡须参将，用马鞭指吴风：“你是阿里山通事吴风？”

吴风恭指：“就是吴风。”

有胡须参将：“你怎么纵容老番劫夺偷渡大陆女？”

吴风：“老番？大陆女？阿里山人从无非类事情。”

三个浪人气急败坏地赶来，浪人头指着：“还说没有，你以为海口没人认识老番？”

吴风冷笑：“原来是你们……回禀参将，他们原是世代在阿里山一带为非作歹的社商社棍。吴风任通事，杜绝奸恶，不容敲剥山族，所以他们记恨在心，经常挟嫌诬害。”

浪人头：“你在卖啥久年皇历，要想放屁撵佛公。告诉你，现在是龟做龟讨吃，鳖做鳖爬壁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你纵容老番到海口闹事，抢劫偷渡大陆女，该当何罪？”

参将：“是啊，掩护偷渡，本已犯法，更何况是山番抢劫大陆女，更伤风化。纵容加主使，你是罪上加罪。”

吴风大声抗议：“老番到海口，只为打听海船行市，何罪之有？”

浪人头：“不对，阿里山番是台湾出名的猪头族，老番酗酒狂歌，闹得海口未晚就关门收市。”

吴凤：“你这是乱念太古经，现在阿里山人已经安居乐业，到海口喝几口酒，唱几句歌，也没碍谁的什么事，你大惊小怪做什么？吴凤任通事四十多年，从没有听到有猎头的事。”

浪人头：“那还不是吃番大租，修善几天假慈悲，一旦翻脸变脸，野性勃发，那时想跑也来不及。”

参将（一声喝断）：“吴凤，劝你别卖老资格，没啥了不起，当了四十年通事还不是不入流的草莽王。今天抢劫的事，海口有目共睹，你是快点把老番和大陆女交出来吧。”

浪人头：“吴凤不知此事，从何交人。”

参将：“如果真有此事？”

吴凤：“吴凤愿受罪责。”

浪人头：“少说大声话，你看，那不是老番和大陆女来了。”

村路止，老番和姑娘踉跄而来。

参将冷笑：“这下看你这几根老骨头，受得了几下修理。”

老番旁若无人地走来，向公廨内叫：“兰咭，快来带女儿去换湿衣裳。”

番妇兰咭从公廨内出来。姑娘满面喜笑地迎上去：“阿妈，你真健康。”

兰咭伸张双手拥抱：“多好的孩子，快到里面去。”兰咭带姑娘进公廨内去。

参将回头问浪人头：“他们说啥？”

浪人头抓头搔耳地：“他们都说话，我没听清楚。只知道姑娘叫番妇阿妈。”

参将：“怎么回事？吴凤，你与我说来。”

吴凤：“我也莫明其妙。”

参将：“你在阿里山见过这个姑娘？”

吴凤：“吴风年迈，多年没上山了。”

参将：“你听过山族说起这个姑娘？”

吴凤：“没听说过。参将大人稍歇，容吴凤到里面问清楚——老番待茶。”（告退入公廨内去）

室内，窗外扶疏。兰咭高兴地给姑娘换装，换上了山族少女盛装。发现吴凤进来，姑娘更加高兴，亲切又高兴地叫出声：“吴凤爷！”

吴凤面色舒展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

姑娘顽皮地：“不认识我吗？我是摆摆，我多名叫林凤圯。”

吴凤惊喜地：“你是摆摆！长这么高了。快让我看一看，多秀气的姑娘啊！你父亲呢？现在怎么样？”

摆摆低咽地：“我父亲已经死了。”

吴凤长叹：“这条好汉也是被坑害死的！阿里山若有他在，连恐伯山族都能往上瓦房了。可是清廷规定，凡是国姓爷的部将子弟，一律要遣送回唐山，你父亲鞞进阿里山，最后还是被社商社棍出卖了！你母亲情况如何？她原来是山族的公主。”

摆摆：“父亲去世，母亲就在父亲坟墓边结草为庐，耕种几块山沟田，不愿再回台湾。”

吴凤：“你母亲也是有情有义的人，她怎样会放你一人来台湾？”

摆摆深情地：“我父亲在生前时候常说，阿里山有咱的宝地，以后要成家立业在阿里山，阿里山人是兄弟人！”

吴凤点点头：“你父亲的意思我懂，你会耕种吗？”

摆摆点头：“我父亲从小就教我作田练功夫，我父亲说，‘阿里山需要文武双全的人’。”

吴凤：“你父亲真不愧是一个阿里山的好女婿！你知道你家的宝地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摆摆：“我母亲说，到了台湾问吴凤爷就知道了。”

吴凤：“你母亲说对了，她知道我还没死，我会死守阿里山的。可是你一上海岸，就遇到地头蛇的纠缠，这很不好，说不定以后还有祸患。”

摆摆：“我这一上阿里山，就不走回头路了。”

吴凤：“那你就当公主回山，哄鬼出门。”

摆摆：“那我就带上我母亲的珠帘垂，还有珊瑚串，好送社鬼上天。”

吴凤吩咐兰咗：“你也一起出去，帮她说话。”

公廨门前。参将踞石桌喝茶，喝下一海碗之后，故作风雅地：“一盞品茶，两盞解渴，三盞饮牛。我喝这一海碗叫啥？牛饮。”

浪人们一溜儿坐在长石板上捧粗碗喝茶。浪人头和两浪人互相说：“这趟公差总算没蚀本；人证见面，不怕她插翅飞上天。”又嘱咐他：“不要跟他磨，逮着人就跑，这地方咱站不住脚。”

兰咗带着娇装打扮的摆摆从公廨内走出来，一时容光焕发，鸿座人都看呆了。

摆摆象孩子似的卖乖并唱起歌来：

“山花满插好神采，
海底珊瑚浮出来。”

兰咗接唱：

“你若开口话意歹，
看咱瞪眼你就知，
你若毒心想相害，
看咱翻面你也知，

你若凶恶象狼豺，
看咱拔刀你会知。

摆摆又接唱：

“你若好心为社内，
咱会歌舞迎你来。”

参将问浪人头：“你看她是偷渡的大陆女吗？”

浪人头：“人是这个人，怪就怪在她会讲番话、唱番歌，大陆人怎会懂得这个？”

吴凤走过来：“参将大人，这件事是你们搞错了，她是阿里山的公主，喜欢玩水，常常穿汉服到海口去，这一回让你们遇上了。”

浪人头：“不用花言巧语，我亲耳听过她讲汉语。”

吴凤：“现在山族讲汉语并不希奇，希奇的倒是偷渡的大陆女会讲番话。”

浪人头：“这事经过参将审问，自有公断，今天我们只要先带她归案。”

吴凤：“参将大人，山族公主到海口戏水，并无犯法。如果定要强加逮捕，只怕山族暴怒，事难收拾。”

浪人头：“吴凤，不要用腊头来吓人，我们今天就是要请公主到海口，领教领教山族究竟是会飞，还是会踏茶垠——来啊，上！”

两浪头奔上门阶，动手想捉拿摆摆，忽然“叟、叟”两声，两杆标枪飞来，把他们的斗笠掀起，钉到两旁木柱上去。

众人回头看时，只见皇后树杈上站着个英姿风发的山族青年，喊道：“谁敢抓我们的人，我就叫他回不去。”

浪人头惊叫：“真来腊头了，跑啊！”自己抱头鼠窜。另两个浪人也要跑，忽听老番大笑，拔起标枪，掷出斗

笠：“捡你们的头回去吧。”两浪人捡起斗笠跑了。

吴凤：“不要为难，参将大人在此。”

树立那山族青年跳下树来。

吴凤故作恭敬：“山族无知，参将大人受惊了。”

参将向清兵：“上马回衙。”两人上马走了。

吴凤向山族青年：“阿穆，你今天来得正好——摆摆，你父亲留下的那块宝地，这些年都是他代耕的。他很出力地干，过来相见吧。”

摆摆：“谢谢你，阿穆哥！”

阿穆：“摆摆是你，你回来得太好了，那块地很容易生草，我都拔不过来。”

摆摆迷惑不解地：“草用拔的？吴凤爷，那让我去耕耘我爹那块宝地吧！”

吴凤郑重地：“摆摆，要继承你爹的遗志，这副担子可不容易挑呀！那块宝地，一头挑着大陆的佃户，一头挑着山族的田地，你还这样幼稚，翅膀毛未干，稍有一头打失，都不好办。”

摆摆眉毛一挺：“怕啥，有吴凤爷做通事，我还怕没人指点？”

吴凤爱怜地：“你究竟还是个姑娘——那好吧，阿穆，作就带摆摆上山，把田地房屋都交还给她。”

阿穆：“好——太阳快下山了，要走就快走。”

摆摆：“吴凤爷，我就上山去——阿伯阿姆，谢谢你们俩，我走了。”

老番和兰啞都高兴地招手。

吴凤：“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会关心你的。”

第二集 卧虎宝地

盘山上，坡路，背靠阿里山林海，树隙微露玉山高峰的皑皑白露，坡下是一溜结庐连居的村落和田野，屋前屋后都有果树，坡边栽有挺拔耸立的木瓜树，熟果累累。

一对青年边走边唱《阿里山姑娘》。

摆摆和阿穆相伴走来，阿穆高兴得心花尽开，几步一跃地：“你唱得象山泉一样清甜，亲人回社，是山社的一等大事，我这就一路喊回去，让山族都出来欢迎你，晚上点起社火，歌舞三个夜晚。”

摆摆喜在心头，顾左右而言他：“这山架下连排一溜的人家，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阿穆：“这就是阿里山的佃户村，原来只有十几户人家，现在接成这么一长溜，上接卧虎宝地，下接唐人山庄，都是友善的兄弟人，吴凤爷招来的。”

摆摆听后：“我们下去看看好不好？”

阿穆：“现在不要。山族很盼望有亲人回山，尤其是你回来，大家会宰羊杀鸡请你吃的。”

摆摆：“我不吃羊肉，不到下边村子看看，我也不吃鸡。”

阿穆：“那你自己去，我得先到山社报讯去。”

摆摆：“我不，吴凤爷要你带着我。”率性坐下来。

阿穆咽下一口气：“我先去报讯，就会回来接你的。”

摆摆：“我不嘛。你先摘个木瓜给我吃，我口渴。”

阿穆：“这好办，我去摘。”阿穆下坡爬上木瓜树。

摆摆：“哎哎，你怎么爬树摘木瓜？”

阿穆：“不爬树怎么搞得到木瓜？”

摆摆：“人上树，风一吹，就会连树带人一起倒下来。”

阿穆：“你不懂阿里山的人！”他敏捷地上了树，摘个木瓜喊：“接着！”又接一连三地掷木瓜给摆摆。

“好啦，好啦。”摆摆副笑着：“你爬树比猴子还要快！”

阿穆下树，上坡来。从黑钱布袋里掏出两碎银交摆摆：“这木瓜是阿发伯栽的，他来你告诉他，木瓜是我摘的，把这银子给他。”

摆摆：“这些木瓜，我吃完。”

阿穆：“我回来再帮你吃。”

摆摆：“剩我一个人，我怕。”

阿穆：“这儿没有歹人。”

摆摆：“老虎会咬我去吃，我不嘛。”

路边树荫下，摆摆坐在石块上吃木瓜，阿穆蹲在石块旁边，看她吃完一个就又递上一个。

摆摆笑问：“你不吃吗？”

阿穆咽着口沫，手抹着流涎。

摆摆故意顽皮地把木瓜咬一口，摇头晃脑地吮着嘴，舐着舌夸着：“真甜呀！”又故意揶揄地把木瓜捧到阿穆鼻子下：“你闻闻，香不香？”

阿穆真忍不住了，一把抓住摆摆的手就啃木瓜。摆摆“呵呵”地叫起来：“我的手……我的手。”

阿穆：“我没有咬着你的手。”

摆摆：“看你那么凶，再咬还不把我的手指咬断了。”

阿穆：“我不是虎狼。”

摆摆：“看你差点把我的手一起吞下去。”

阿穆：“我再不看你吃木瓜了。”背过身去。

摆摆冲他一皱鼻子，赶快拿木瓜一个接一个搁在他手里，亲热地：“给你吃，给你吃，阿穆哥，你说我家那块宝地还有多远？”

阿穆指着：“这山路拐弯就是。”

“真的？”摆摆一蹦跳起来：“这就去看看。”

“等等，先把银子还给阿发伯家。”

摆摆：“你还下坡去？”

阿穆：“不用，你看。”他把碎银插入木瓜里，扬手一掷，木瓜准确地从那屋窗口飞进去。“走吧。”两人一道上路。

山崖坡，两人走来，阿穆举手远指：“这一片都是。”

摆摆从崖上看去，惊讶地：“有这么一大片平地。”

阿穆：“不知道当初你爹是怎样平整出来的，坡坎上还有几块山园，你看你爹还在那块大石上刻下字呢。”

摆摆：“我爹留下字，我去看看。”

临溪巨石上，赫然刻着：（幕外歌唱）

“出生东海踏浪行，

血洒草地绘乡情，

一丘一壑能卧虎，

高山擂鼓蛟鼉惊。”

摆摆在田地上走着走着，拔佩刀在田里挖呀挖，最后挖出一块泥土。捏着、搓弄着。看了又看，还放嘴里咬嚼几下：“好土格！好田地！全然不象生荒地开出来的。一年可种作三季，阿穆哥，你怎做田无踏草？”

阿穆争辩：“踏草是大陆阿兄教我的，你看，踏草就是跪在田里摸。”（作摸草状）

摆摆佯作生气：“我看草长得那么高，大概是跪在田里泡水。喂，你脑袋是在想什么？”

阿穆直愣：“我在听草坡里有没山羊跑过。”

摆摆：“你呀，我真没两条生命来跟你嗝气。”

阿穆委曲地：“我白天来作田，晚上还要到坎上提防山猪挖蕃薯。”

摆摆：“驼背的扛木捆甘蔗，出力不好看。学种田也要诚心实意听师父的话。”

阿穆：“你若收我做徒弟，我天天自己吃饱来给你作田。”

摆摆：“我连自己的锅灶要安在哪里都不知道，我哪能收你做徒弟。”

阿穆：“这里有你的屋，你爹给你盖便便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摆摆喜出望外。

阿穆指着：“就在坎下，喏，那就是。”

摆摆：“草房？”

阿穆：“那草房可大呢。”

摆摆：“现在没人住？”

阿穆：“骑马爷的房子，谁会去占。”

摆摆：“十几年没人住？”

阿穆：“嗯，十几年没人住。”

摆摆：“准脏死啦，你带我去看看。”

阿穆劝说：“还是先回山社，你应该会想念社里的老人吧？”

摆摆撒性：“要回山社你就去，我不用你带路，自己也会找到房子。”

阿穆：“那我先回去一下。”撒腿就跑了。

摆摆气得直瞪脚：“这个番仔，”忿顺风驶直帆。”眼望阿穆去处，依依不舍，一撇嘴：“你走啦，我自己还不会找房子去？”

摆摆走下坡坎，画外音的内心话：“我爹娶我在阿里山成家立业。我爹留下的房子总得先看看，十几年没打扫，灰尘不知道有几寸厚。”

茅草大屋的门前埕。摆摆走到埕中伫立环顾。画外音：“好大的堂屋，门为什么开着？里面有人吗？这地方……这榕树，这些长石板，有许多人坐过，我好象有点熟悉。”

“这不是我们的灶间吗？”摆摆跑到屋边的灶间，摸摸锅灶：“锅灶干净，水缸有盖，还有杓瓢、柴草，不象没人住。这是我家吗？”

堂屋里走出一个汉族青年，看来是个朴实忠厚、勤快的农民，手里还捏着麻皮搓绳的转陀，他看见这位番族服饰的陌生姑娘，惊奇地说不出话。

摆摆上前：“请问，这是林凤圮的厝吗？”

李炳急站起：“这就是，请问你是……”

摆摆直截了当：“我是林凤圮的女儿。”

李炳急忙迎下阶，恭敬地：“原来是小公主回山来了。请坐，请坐。”连忙拿出竹凳和蒲扇，说声：“请坐，我沏茶去。”进屋端茶盅和一包茶叶，似声明地：“这茶叶是我父亲拿来的。”然后进灶间冲茶，恭敬地端上。

摆摆：“别忙了，现在这房子是你在住吗？”

李炳：“不是。我家在下边。我是来打扫房子、看管物件。晚饭后，乡亲们都会来榕树下乘凉，由我款待茶水。”捧过茶盅：“请喝茶！”

摆摆起身接茶，称谢复坐，拨弄盅盖呷两口：“那你打扫这房子已经十几年啦？”

李炳：“以前是我父亲来，以后才交代我来，天天看管，好让你们回来住。现在你回来，今晚就可以住下。蚊帐被单都是新洗过的，下午我刚将凉席用清水抹洗过。”

摆摆：“这些年，你天天这样做？”

李炳：“是的，我父亲说，凤圪叔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摆摆：“不容易，十几年，太辛苦你们了！”

李炳：“从小做惯了，不觉得怎样。辛苦的倒是阿穆他们，他们替你家作田作园、管茶山、管竹林。大的收成由吴凤爷记帐存在山社，少数钱粮藏在这屋里，年年葭晒换新，你进屋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堂屋里。李炳引摆摆进屋，摆摆不禁脱口：“好宽敞的房子！也拾落打扫得很洁净，你也很能洗物件，床单蚊帐洗得好白啊！”

李炳打开米缸粟桶：“你看，米缸里的米，粟桶里的粟，糖坛、油缸、架上的茶叶袋，花生袋，香菇、板栗、黄麻、笋干……”

摆摆乐得直打转：“这么多！这么多！卧虎宝地，真是宝地！我一定继承父志，艰苦奋斗，报答山族亲人、大陆亲人。”

李炳：“我们正愁没有家私来装物件，现在有你回来就好料理了，该藏的藏，该卖的卖，要添置衣料买物件，你都可以自己置办了。”

摆摆浸在幸福之中：“呀！桌上还有一架鹿茸……”

李炳：“这是阿穆拿来的，说是他打到最好的鹿茸，要送给你们家。你再看看，墙上还挂着他拿来的鹿皮……”

摆摆叫起来：“阿里山的亲人真好情义！好风格！怪不得我爹老惦着阿里山，嘱咐我一定要回到阿里山这块好地方。”

逶迤下山而来的大群山族妇女，欢欢跳跳，载歌载舞：

“亲人回山幸福来，

鸟鸣吉祥笑颜开，

小公主，又过海，

定传丰收技艺来。

阿里山顶云五彩，

天降吴凤巧安排，

山社兴旺靠兄弟，

代代能人接代来。”

歌唱声中，阿穆飞奔进屋来报：“山社姊妹、老人都来了。”摆摆喜盈盈出堂屋，满门前堆的山族妇女和一些老人都拍手相迎：“小公主好！小公主好！”摆摆下阶和姊妹们问好：“姊妹好！小妹好！”然后迎向老人鞠躬：“阿伯伯阿叔好！”老人们都笑得合不上嘴。

领头的密高拉斯高呼：“姊妹们，咱用桂花给小公主春米。”姑娘都应：“来啊！”庭中很快排下杵桶，捧斛量谷，姑娘们提杆槌走来。

密高拉斯拿一花布包的桂花说：“这是八月十五开的桂花！”将花倒入杵桶搅拌，周围姐妹们齐呼：“好福气！好福气！”开始用长杵沿着杵桶跳春米舞，欢乐地唱起杵歌：

“香桂花，来春米，
长杵春出幸福米，
小公主，好福气，
桂花香时吃新米。
桂花米，幸福米，
姊妹同心来春米，
小公主，煮香米，
吉祥如意乐无比。”

摆摆由阿穆领着，一个个轮替姑娘春几下米。摆摆猛又想起：“我忘记了，应该给姊妹们烧点茶水。”

摆摆走进灶间，只见李炳在灶头烧火，满大锅快开的

水，正在冒气。摆摆感激地问：“大哥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李炳：“我姓李名炳，我父亲和你父亲是结拜兄弟，你叫我‘哥’就对了，我听着也欢喜！”

两人笑颜相对。

第三集 废番大租

摆摆茅屋。清晨，天刚朦朦胧亮，山林百鸟争喧。远处，一大群姑娘此起彼伏地招呼：“小公主插秧去。”

茅屋一侧，摆摆开窗探身应：“你们先走，我就去。”姑娘们七嘴八舌招呼：“快来啊！”集体嘻笑热闹地走了。

摆摆到灶间盛好饭菜，装进网兜，出门。

阿穆扛犁牵牛在崖坡上大叫：“小公主，你带饭上哪里去？”

提网兜的摆摆在屋前庭中应：“密高拉斯交代，今天让大家去帮她家插秧去，山族都要互助。”

阿穆应声：“你去你的吧。”又自己嘀咕：“谁知道你算兄弟人还是山族？要不，我早叫山族人来帮你犁田了。”

摆摆偏偏听见了阿穆的话，回应：“不用再叫别人了，卧虎宝地的田，咱自己犁。阿穆哥，你要不要一起去插秧？”

阿穆：“打虎射狼才叫我，插秧妇女活，我去会让人家笑话。”

摆摆：“别吹啦，有功夫到水田里比一比，我包管插得比你直，比你快。”

阿穆：“跟那群妇女干活，打死我也不去，我替你犁田

去。”

阿穆一个人在田里犁了几行了，发现田里有人，叫：“李炳哥！”原来李炳也扛犁牵牛来到地头。阿穆道歉地：“我不敢招呼你来，你怎么也来相帮？”

李炳：“我是来帮小公主犁田的。你看你犁的田，犁一行，漏半行，深深浅浅不均匀，土不翻透，怎么帮？”

阿穆：“那你就下来犁吧，我跟你学。”

李炳断然地：“算了吧，你来缠缠绊绊，我嫌费劲。”又缓和口气：“你尽管去打猎去，打到野味自家也好过日子。小公主的庄稼活，我会替她料理的。”

阿穆生气：“不，不用你。小公主是我们山族的小公主，不用你来帮工。”遂自吹牛继续犁田。李炳叹口气，扛犁牵牛走了。

田头树影西斜，再西斜。

阿穆犁田。颠步不稳，仍然坚持。

山边林角闪出精神活跃的摆摆，一手仍提着小林坐大钵的网袋，挥手叫着：“阿穆哥！我们插秧完成了。”

田里犁田的阿穆看着她，猛然掉掉犁耙和牛绳欢呼：“小公主！大山做证，大海做证，我会犁田啦！”迈动双腿踏过来，溅得满身泥巴。

摆摆笑着：“看你这头土牛，从早上干到现在，也不歇脚。快去山溪洗洗，上我家吃饭。”

阿穆：“上你家吃饭，我阿妈会骂我。”

摆摆以掌家的气派：“吴凤爷说的，来我田里干活的，就留在我家吃饭。”

摆摆和阿穆来到茅屋前，看屋门开着，李炳拿着盛米的钵头从屋里迎出来，带笑地：“藕节汤凉了，你们先喝，我就这淘米下锅。”